

# 被打断的下午

■ 梁小曼

跑中、气喘吁吁中生命得到生生不已的热量,我们怎么会冷呢。并且村庄有足够的空隙供我们像风一样跑来跑去,时而如小兽在追赶中穿过苹果林,有时追着一只铁环从坡上疾步跑下,还有那田埂边也成了我们秋日的乐园。

小村庄地广人稀,每一家分到的田地也多一些,因而春种秋收要多花一些力气,孩子也会被派到田地做些力所能及的杂活。可是热爱丰富和惊奇的孩子怎么会把注意力一直集中在那单调的劳动上呢。我们发现和发明乐趣的能力几乎是天然的。甩高粱秆的时候,会把高粱杆的外皮用牙齿剪开,一条条地揭下来放好,然后把握在手里的实心的白色秆芯,折成一小段一小段的,这些简单的材料会被沿着泥土和核桃汁的小手制作成眼镜,塔,房子等。母亲看到了往往责怪我们糟蹋东西。因为这些甩去了颖果的高粱穗,被母亲用结实的细绳整齐地束好后,可以用作清扫院地的笤帚;而实心的秆同样可做成算子,晾晒干,核桃。

一人秋,田地里便一天比一天热闹。玉米棒子撑破层层苞皮,迎风披着一头细密卷曲的黄发,将金黄浑硕的身体一日日裸露在外,我看了好不为她害羞。豆子、芝麻在英壳中坐正圆滚的小身躯,憋足了力气要向外蹦。秋日的田野里一切都金黄流丽,饱满丰实,散发着一种熟透到极致而临近衰败的浓郁气息,割吧,割吧,否则它们就要在秋雨即将滋润的土壤中,像落叶一样被酿成秋日的浓酒和露水。秋熟催人。午饭后父母稍稍打个盹,秋日的下午便又忙碌开了。我们往往还未从迷梦中完全清醒,就坐在父亲晃晃悠悠的架子车上随大人到了田地。到了田地,我们的精神头儿就来了。秋日的蚱蜢,体肥力足,跳得飞快;偶尔会有一只野兔,带着受惊的神态,伴着豆棵仓皇而去。我们就大喊“兔子”,同时在满是豆棵的田地里磕磕绊绊追去。追到田埂,便不见了踪影。

夕阳西下,柔黄的光斜斜地照着半个山坡,有一面已经完全陷入黄昏的阴影中去了;酸枣枝也落下懒懒的影子在土色的壁上,随着微风拂过,墙壁上疏密过的图案就恍惚变幻。在明处的孩子整个身体被夕光笼罩,长长的影子投在宽阔的田地上。那个女孩踩着弟弟长长短短的影子,酸枣晃晃摇摇的影子,枝叶斑驳时密时疏的影子,还有整面上壁笼罩她小身躯的影子,在落日中跑过来,回过去,一粒粒的酸枣在引逗她,使她打开闭合的草丛,翻开土块。

这些年,一直在远离故乡的城市里生活,没有了那些村舍、草木、山丘,我常常以为粗糙的生活早已把童年生活的场景遗失了,而在这个被回忆打断的下午,我只是在倦懒的时刻,那么不经意地闭上双眼,它就过来拉起我的手,邀我到它的百草园捕捉蜻蜓。

被山道上不知名的小白花所吸引,不把它们吸收在镜头内,无疑就是罪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莫名就想晒到朋友圈里,当我打开微信欲发图时,傻了,我根本就不会发微信。不知为不知,赶紧不耻下问,点开微信,点“我”,再点“相册”,眼前便出现一个相机的图案,点击它,然后点“照片”,里面的图片便列队在手机屏幕上,等待选择了……朋友循循善诱地指导着我,居然真的让我发上朋友圈。

我的第一条微信,就此诞生了。首次经历,觉得很新奇,让我记忆犹新,写此文时,翻看了一下我的微信,时间是2014年3月24日,仅发图一张,一根缀满细碎小白花的花枝探向蜿蜒的小路,没有文字说明,想来,那时我还不知如何发文字吧。第一条评论,是午后老师发的,评论道,“一枝独秀”,我回复,“春探路。”这,大约该是图片的文字标题。第一次文字微信,是发于2014年3月27日,就是说,是在我发那条图片微信三天之后,文字是“邹老师编发的《老子》被设计成语文试卷阅读题”。

自此,才算与微信开始了真正的眉来眼去。朋友圈从个位数到二位数,再到三位数,估计还会在不断地增长,我对微信的态度是,我主动加的自不必说,主动加我的,我更会倍加珍惜,只要我接受了,即便是他(她)每日疯狂刷屏,我也不会长黑,或者干脆删除而一了百了,最多不看其人的朋友圈。

朋友圈多了,不免会被好友拉入微信群,不觉群就积了很多,微信的家族中,又添了公众号,我也跟风,申请了自己的公众号——“马浩文字坊”。

微信由一开始的好玩,逐渐侵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诸如家庭群、同学群、工作群……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诸如用微信转账,缴纳水电费之类,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微信似乎已绑架了我。尽管我一开始就把微信保持着冷静的态度,虽然我清楚,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若过多地关注微信,势必牵扯其他方面的精力。可,有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2014年春,好友相邀一起去踏青,

■ 人生况味

# 我的微信简史

■ 马浩

微信在我手机上安家,是2013年夏天的事。纯属偶然。

我对新鲜事物似乎缺乏一定的敏感度,一友跟我聊起他正在玩微信,大谈微信如何如何好玩,发现简直是在对牛弹琴,便怂恿我赶紧安装。

点开他发来的链接,亦步亦趋地跟着软件步骤走,结果是我的手机容量太狭,难以接纳,我清理了它体内的垃圾,转移它收藏的图片,鼓弄了小半天,以为这下它应该能接受了,孰料它依然十分顽固,这让我很惊讶,也很感动,到底是我的手机,既然如此,那就安装吧。过了一段时日,友人间我微信好玩不好玩,答曰,我的手机“庙”太小,装不下这“歪嘴和尚”,朋友到底知我,回道,你就是不想装,真是一语中的。

有了微信之后,才发现玩微信,就是玩朋友圈,敢情我沒安装微信时,我都在朋友圈外,我咋没有感觉到呢?进驻我微信朋友圈的第一位好友是午夜老师。我的那位好友至今都不知道,他起了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话说,我微信落户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我冷落着,其实,我冷落它时,它也冷落我,我对它几乎一无所知,也就是最初的好奇心,添加几位好友,又接收了好友若干,就这样,两项相加,人数还是保持在个位数之内,也都是平日里熟知的好友,偶或在微信里打个招呼,看看他们在朋友圈里晒的有趣的事,我只是暗地里看,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要晒自己。

2014年春,好友相邀一起去踏青,

现实和回忆之间的距离,是一道眼睑。

下午,我靠在椅子上,熄灭外界的一切杂音,闭目进入那片纯净且寂静的地方,如果回忆还有的话,还真实发生过的话,这一切多么奇妙,它们就在眼睑闭上的那一瞬间展开了,好像这眼睑是一个界限似的。

只要一闭上,我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充满回忆的世界,那儿,嗜嗜鸟声时鸣时没,黎明时分它们鼓翅从田野一跃而起,趾爪攀住嫩枝,在整条枝干的微微颤动中,露珠纷纷坠落;远方的田野一片碧绿,一条小溪从中蜿蜒而过,黎明的熹光和水面接触的面积愈来愈大,一条明净、洗练的光带逐渐形成并变得更加明亮、耀眼。再往远处,往深远处,是一条曲折小径隐入山涧。那儿也许浓荫遮路,碧桃满树,我会伸手摘一把杏酸,它那么青嫩,表皮的茸毛还未褪去,轻轻咬开,它嫩白的核就睡在中间,像是一个干净的婴儿。

酸而微苦的杏仁,它是我童年的味道,我看到它们挂在枝头,嗅到它们被调皮的牙齿迅速切开后的气息,我就被强行推回童年。那时天真拙稚,什么事情都相信,记得我们会找到一粒足够大的白杏仁,放在外耳入口处,据说这样暖着会暖出一只小鸡雏来。一颗白净清香的杏仁怎么会和一只摇晃蹦跳的小鸡联系起来呢,不记得了,也许根本就没有原因,只是觉得好玩,好奇,就虔诚地放进耳朵里。那时用自己的体温真正养出来的小生命是蚕。春日等蚕。往年的蛾蝶会把蚕卵产在纸张等平面上,针尖儿般的籽粒微小容易丢落,通常把纸张上卵籽较多的一片撕下,将它们一起放在母亲缝制棉衣时垫的棉花团里面,裹好插入夹衣或棉袄里层贴身衣服的口袋里,那里离我们热乎乎的小身体距离最近。幼时根本不知道暖气是什么,煤火炉一家也只有一只,供暖设备极为有限,但我们的手脚却从未冻坏过。

我们的小脸整日红通通的,小身体根本就不愿安静一会儿,警察抓小偷,冰糕化了,捉迷藏,骑大马,打仗,钻地道,这些游戏给我们提供不同的运动规则,但它都是在鼓励生命的运动,从奔

■ 人生况味

微信在我手机上安家,是2013年夏天的事。纯属偶然。

我对新鲜事物似乎缺乏一定的敏感度,一友跟我聊起他正在玩微信,大谈微信如何如何好玩,发现简直是在对牛弹琴,便怂恿我赶紧安装。

点开他发来的链接,亦步亦趋地跟着软件步骤走,结果是我的手机容量太狭,难以接纳,我清理了它体内的垃圾,转移它收藏的图片,鼓弄了小半天,以为这下它应该能接受了,孰料它依然十分顽固,这让我很惊讶,也很感动,到底是我的手机,既然如此,那就安装吧。过了一段时日,友人间我微信好玩不好玩,答曰,我的手机“庙”太小,装不下这“歪嘴和尚”,朋友到底知我,回道,你就是不想装,真是一语中的。

有了微信之后,才发现玩微信,就是玩朋友圈,敢情我沒安装微信时,我都在朋友圈外,我咋没有感觉到呢?进驻我微信朋友圈的第一位好友是午夜老师。我的那位好友至今都不知道,他起了大早,却赶了个晚集。

话说,我微信落户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我冷落着,其实,我冷落它时,它也冷落我,我对它几乎一无所知,也就是最初的好奇心,添加几位好友,又接收了好友若干,就这样,两项相加,人数还是保持在个位数之内,也都是平日里熟知的好友,偶或在微信里打个招呼,看看他们在朋友圈里晒的有趣的事,我只是暗地里看,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要晒自己。

2014年春,好友相邀一起去踏青,

现实和回忆之间的距离,是一道眼睑。

下午,我靠在椅子上,熄灭外界的一切杂音,闭目进入那片纯净且寂静的地方,如果回忆还有的话,还真实发生过的话,这一切多么奇妙,它们就在眼睑闭上的那一瞬间展开了,好像这眼睑是一个界限似的。

只要一闭上,我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充满回忆的世界,那儿,嗜嗜鸟声时鸣时没,黎明时分它们鼓翅从田野一跃而起,趾爪攀住嫩枝,在整条枝干的微微颤动中,露珠纷纷坠落;远方的田野一片碧绿,一条小溪从中蜿蜒而过,黎明的熹光和水面接触的面积愈来愈大,一条明净、洗练的光带逐渐形成并变得更加明亮、耀眼。再往远处,往深远处,是一条曲折小径隐入山涧。那儿也许浓荫遮路,碧桃满树,我会伸手摘一把杏酸,它那么青嫩,表皮的茸毛还未褪去,轻轻咬开,它嫩白的核就睡在中间,像是一个干净的婴儿。

酸而微苦的杏仁,它是我童年的味道,我看到它们挂在枝头,嗅到它们被调皮的牙齿迅速切开后的气息,我就被强行推回童年。那时天真拙稚,什么事情都相信,记得我们会找到一粒足够大的白杏仁,放在外耳入口处,据说这样暖着会暖出一只小鸡雏来。一颗白净清香的杏仁怎么会和一只摇晃蹦跳的小鸡联系起来呢,不记得了,也许根本就没有原因,只是觉得好玩,好奇,就虔诚地放进耳朵里。那时用自己的体温真正养出来的小生命是蚕。春日等蚕。往年的蛾蝶会把蚕卵产在纸张等平面上,针尖儿般的籽粒微小容易丢落,通常把纸张上卵籽较多的一片撕下,将它们一起放在母亲缝制棉衣时垫的棉花团里面,裹好插入夹衣或棉袄里层贴身衣服的口袋里,那里离我们热乎乎的小身体距离最近。幼时根本不知道暖气是什么,煤火炉一家也只有一只,供暖设备极为有限,但我们的手脚却从未冻坏过。

我们的小脸整日红通通的,小身体根本就不愿安静一会儿,警察抓小偷,冰糕化了,捉迷藏,骑大马,打仗,钻地道,这些游戏给我们提供不同的运动规则,但它都是在鼓励生命的运动,从奔

话说,我微信落户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我冷落着,其实,我冷落它时,它也冷落我,我对它几乎一无所知,也就是最初的好奇心,添加几位好友,又接收了好友若干,就这样,两项相加,人数还是保持在个位数之内,也都是平日里熟知的好友,偶或在微信里打个招呼,看看他们在朋友圈里晒的有趣的事,我只是暗地里看,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要晒自己。

2014年春,好友相邀一起去踏青,

现实和回忆之间的距离,是一道眼睑。

下午,我靠在椅子上,熄灭外界的一切杂音,闭目进入那片纯净且寂静的地方,如果回忆还有的话,还真实发生过的话,这一切多么奇妙,它们就在眼睑闭上的那一瞬间展开了,好像这眼睑是一个界限似的。

只要一闭上,我就可以进入另外一个充满回忆的世界,那儿,嗜嗜鸟声时鸣时没,黎明时分它们鼓翅从田野一跃而起,趾爪攀住嫩枝,在整